

抗日的蒙古

· 著 山 恆 德 ·

2
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編印

抗日的蒙古目錄

德恆山

一 蒙古民族與抗日

一—六

二 蒙古民族的抗日光榮史

七—三九

由「主之家」說起

夜郎自大的日本

飄忽迅速的行軍登岸

國際法上之惡例

亞洲各民族的抗日聯軍

征東行中書省

海盜與間諜

蒙古民族之抗日暗流

三 暴日的『大陸政策』與蒙古

四〇—一〇三

蒙古草原上鐵蹄踐踏的開始

蒙古民族的近代枷鎖

暴日的魔手在東蒙

西蒙的傀儡劇

『蒙古大元帝國』幻夢的誘引

無情的打擊

間諜與特務機關

從暴日手中會得到「自治」和「獨立」嗎？

四 蒙古民族的再起抗日

一〇三一—一二三

蒙古民族不受欺騙了

抗日的火炬

成吉思汗精神的復活

蒙古民族往那裏去？

抗日的蒙古

德恆山

一、蒙古民族與抗日

僻處我國邊陲的蒙古，由於交通的不便，真正的情況如何，國人一向是莫明其妙。這和國人對於其他邊疆民族的不清楚一樣，直到帝國主義的侵略魔手伸入後，才大驚小怪的喊出邊疆問題的嚴重。然而這也是剎那間事；之後，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稍緩，事過境遷，也就好像平靜無事，邊疆太平了。由於因循苟安，造成了邊疆問題日趨嚴重，終至不可收拾，這情形在蒙古尤為明顯。

蒙古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元素，一個支柱，這是不移的定論。因為無論在歷史上，地理上以及風俗習慣上，尤其是在政治經濟上來看，蒙古民族皆無法與本國分離。關於這一點，開明的蒙古王公及進步的蒙古青年，都很清楚。然而年來被提出的蒙古問題是什麼？這是一個假的蒙古問題。這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分化我們中華民族所捏造的。我們試一檢討所謂蒙古問題，並不能構成我們國內的民族問題。中華民族近代史，一開始便墮入次殖民地的命運，是一直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壓榨侵略之下。居於中華民族主導地位的漢民族，同蒙古民族一樣是帝國主義的宰割物。漢民族並未在蒙古民族身上

施以壓迫，也并未把蒙古地方視爲化外的殖民地，漢民族未嘗有意奪取蒙古牧地。蒙古民族在國內是與漢民族處於平等地位，不分畛域。所謂漢人壓迫蒙古人，漢人視蒙古地方爲殖民地，漢人農民奪取蒙古牧地云云，這只是國內的政治問題（軍閥政治的結果），并不能牽涉到民族問題。因爲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國內陷入長期的內戰，政治混亂影響到政府沒有機會而且也不可能刷新邊疆政治機構；國內經濟也在帝國主義壓榨之下，不能正常發展，遂使蒙古經濟未能改善，仍然停滯在遊牧狀態之下。而與邊疆接近的漢人，因爲經濟生活較爲進步，人口繁殖日衆，自然又向游牧的蒙古地方尋覓新的耕地；這只是進步生產方法向落後生產方法地帶如水就下如火炎上的發展。這個自然趨勢如果充分的發展下去，與其說對於蒙古民族有害，勿寧說較爲有利是恰當的：因爲經濟的落後是能影響到社會上的一切都不能走上健全的途徑。蒙古民族的急激衰落，毫無疑問是經濟落後的結果。這在蒙古民族本身尤能證明，例如早期進入農業生活的歸化土默特旗及哲里木盟卓索圖盟一部分蒙旗，他們無論在文化上，政治上，人口上，都較依然度着游牧生活的蒙古同胞爲優。

德王內蒙高度自治口號的提出，不是在進步的蒙古地方張家口或歸化城，而是在荒涼無人的烏蘭察布盟的百靈廟；其時又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佔領東蒙之後，只是這一點，便可證明所謂蒙古問題的內容是什麼了。蒙古問題是假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分

化中華民族，併吞蒙古的一個陰謀。然而他這個陰謀在蒙古民族出售了沒有？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現在可以斷言，并未能如意脫售。原因是蒙古民族一開始便是抗日。當中華民族各分子——漢滿回藏苗等——還未積極對付日寇時，蒙古民族便首先舉起抗日大纛，率領中國所有各民族配合着蒙古鉄騎，跨海征日。給與孤懸海外，夜郎自大的日寇一個嚴重教訓。

一般人提起元朝的征日戰爭，每每認為元世祖忽必烈是一個黷武主義者，當時日本并未侵擾中國，無故加之以兵，未免多事。但這是一個誤解。人們是被強大的蒙古民族的武風所蒙蔽，而忽略了世祖忽必烈的寬仁大度，修明政治，協和隣邦的趣旨。

當元世祖忽必烈承繼了太祖成吉思汗的偉業盛蹟，入主中原之後，對於海國日本未肯遽然加之以兵；曾以最和善的態度遣使奉書，前往宣慰，以期建立兩國正常外交關係，本意是想叫日本來中國通好。我們現在讀了世祖賜日本王書，猶覺溫文寬厚之情，溢於言表，對日本期望實是太深切了。可是天性卑狹的日本并未接受世祖的盛意，兩度拒絕元朝使日大臣，而且還加以侮辱，對於世祖的國書不接受也不奉答：因是才惹天聰英俊的忽必烈大帝的震怒，發兵前往征討。可是第一次的征日，因為士兵將官不諳海洋天候，致功虧一簣，未能完成使命，然而已使日寇知道蒙古民族是不容侮辱輕視的了。接着世祖忽必烈復遣使奉書前往宣諭，然而狼心狠毒的日寇懼恨世祖征伐宿怨，竟把使日

大臣杜世忠等五人斬首於市！於是世祖益怒，乃動員亞洲各民族——漢人，回人，女真人，黎人，苗人以及色目人等組織一大抗日聯軍，乘戰艦三千五百艘進攻日本。這是第二次的征日，嚇得日寇國內的「人心洶洶，市無糴米」，所謂「天皇」唯有諷經祈禱，乞靈於幽魂。日本拒元的十餘萬大軍及幾員大將都死於元軍之手。假如元軍不遇着海上颶風，而將帥再具有航海知識，日寇的服罪亡國，指日可待。日寇僥倖得免，不能不說是借助於天候的關係了。

世祖兩次征日，皆不得志，愈益增高了他對於夜郎自大日本的憤怒。曾一再籌劃征日軍事。設置日本行省，以專其責。可是天不假之以年，未幾威震歐亞的忽必烈大帝竟然薨逝。繼承世祖基業的子孫們雖曾數度擬再起征日，以雪前仇；可是由於種種關係終未果行。及到元代末葉，日寇政府不但未遣使來與元朝進貢通好，而其國商人到我國沿海貿易者（其時中國對日本商人來貿易者并不禁止），初則潛作間諜，圖謀不軌，繼則化為海盜，搶掠商舶及沿海漁市，寢假竟公然聚衆將慶元（即浙江寧波）的官衙焚燬，截殺元朝赴任大臣月魯不花於海上。這種種不法行為充分的表現出日寇的欺侮蒙古民族。由上所述，當可看出元代的征日并不是世祖有意去侵略日本，實是被迫而抗日。一個強大的國家豈能容忍傲慢自大的鄰國一再侮辱欺凌嗎？所以元世祖的征日是被動的抗日。

元代的抗日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結果。然而這却使日寇恍然驚懼蒙古民族的強盛不可侮，知所戒備。日本大陸政策的淵源實是由於日寇驚懼蒙古民族的一種民族復仇運動演變而來。

蒙古民族退出中原之後，與日本關係中斷。近代蒙古開始直接與日本再度接觸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佔有南滿，便邁步實行其侵略滿蒙的政策了。所以蒙古民族再度與日本發生關係，就墮在日本的侵略網中。

日寇之侵略蒙古，起先是由威脅利誘下手，拉攏一些無識無知的腐朽王公作爲傀儡，使之公然與本國政府對立。於是使喚出蒙古民族問題。原來與蒙古世仇的日寇要想以扶助蒙古民族復興爲口號，而實行其侵蒙的陰謀。這個事實至九一八事變愈爲明朗化。僞滿成立後，日寇便把東三省及熱河境內的蒙旗地方劃爲僞興安省，以蒙古人爲省長，境內限制漢人居住。但是幾百年蒙古王公制度被日本打倒了：僞滿境內的世襲扎薩克職位取消了，易爲旂長制，卽由旂下公選有資望者當旂長，可是日寇決不容自由選舉，日寇是以親日的王公們作傀儡。雖然旂內限制漢人居住，可是日本人却可以自由居住經商或農作。

日寇既攫取東蒙，野心視線便射入西蒙了。於是在西蒙發生了內蒙高度自治運動。這個高度自治運動是有着日本帝國主義在作祟，極爲明顯。終於百靈廟政會崩潰，察北

六縣改制，接着是偽匪侵入綏東，這一串醜劇的演出，都是日寇策動的結果。

然而蒙古民族的復仇機會終於到來。七七事變全面抗戰是中華民族對於暴日總清算的鬥爭。因之蒙古民族將隨着中華民族的自由復興而完成成吉思汗及忽必烈兩位大汗的抗日遺志。

自全面抗戰以來，西蒙幾乎全入於日寇之手。不明大義的蒙族王公如德王之流，認贖作父者頗不乏人。他們想在日寇卵翼下苟延殘喘，妄想獨立，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日寇已將察哈爾八旗，（察北改制後，被改爲偽察哈爾盟）及熱河的卓索圖盟合併，設偽蒙疆自治政府，將錫林果勒盟，烏蘭察布盟，及擬攫取的伊克昭盟劃爲偽聯盟自治政府。前者日寇在綏遠開會，德王雖一再向日寇要求合併，成立一個偽蒙組織，可是被日寇拒絕了。這是說明依附日寇的王公們，敵人并未能把吞到口裏的肉吐給他們。

可是一方面未忘掉祖先——成吉思汗——的蒙古民衆，却不甘附逆。假的蒙古民族問題的解決爲期不遠。我們可以說，抗戰勝利之日，即是中華民族復興之時，中華民族復興了，蒙古民族也就永享自由了。屆時舊日的行屍走肉，出賣祖國之輩，皆在摧毀消滅之列，蒙古問題也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因爲所謂蒙古問題是日寇企圖分化中華民族，割宰蒙古民族的謀陰所造成的，國人不察，幾如墜入五里霧中。本書所述，即在指出蒙古民族與日寇如發生關係，以迄日本帝國主義如何侵略蒙古，并指出將來的蒙古前途。

一、蒙古民族的抗日光榮史

由『主之家』說起

遠道的旅人，懷着沙漠裏旅行孤寂的心情，走到鄂爾多斯部所在地的伊克昭盟。他騎着高大的駿馬，時時回顧同伴說：「注意，在沙漠裏注意你所尋覓的地方」。然而仍然是默默地前進。突然一個同伴指着前方高呼道：「找着了，你看前面那個蒙古包」。於是大家的目光一齊向那兩個蒙古包集中注視。

那兩個蒙古包并不怎樣嶄新出奇，和普通的蒙古平民所住的包一樣，只是略微高大些，顏色黎黑。包旁有三五棵榆樹被西北風吹得搖蕩不已。前面有起伏的沙邱，左方不遠有一道涓涓細流的小溪，這就是伊金霍洛（國語「主之家」）。在這樣的大漠裏，曠野裏，那兩個顏色黎黑的蒙古包，便是縱橫歐亞，馳騁中外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長眠之地。

在十二世紀的左右，生長於沙漠戈壁以北的幹灘，快綠達兩河上流地方，過着遊牧生活的蒙古部族，自鉄木真出世之後便急激動興起來。他先征服了四鄰的諸小民族，在

現今外蒙古、西北利亞。（古之鮮卑），及新疆東北部、內蒙一部地方，建設了蒙古帝國。鉄木眞使即大汗位，號成吉思汗（國語「偉大的皇帝」）。在成吉思汗神武英勇指揮下的蒙古騎兵，所向無敵，當時中亞細亞諸國都已被這生活力旺盛的蒙古民族征服了。史家曾記述成吉思汗「滅國四十餘，殺人數百萬」，這雖然有些誇大其詞，寫得蒙古民族太殘忍了；然而由寥寥數語，也可見元代蒙古是如何的強盛，勇武。蒙古民族的體力發展到了最高峯。同時也說明了煥赫廣大的蒙古帝國，是由艱苦奮鬥中得來的。

一二二六年秋，成吉思汗雖是六十餘歲的老年人了，然而他旺盛的雄心愈爲堅強，親身率領着所向披靡的蒙古鉄騎，征伐西夏（現在的寧夏甘肅綏西陝北一帶）。那時中國北部是女眞部所建的王國金朝，西部便是突厥種族拓跋（李）氏所建立的西夏國。大軍是經由現今的綏遠伊克昭盟向前進發，渡河至寧夏，與西夏軍戰於六盤山下，結果西夏軍大敗。然而一個不幸的事件降臨了：大汗於某日乘馬出獵，馬驚奔，墜馬受傷，於是病倒床上，七日之後，成吉思汗逝世的消息傳遍了元軍陣中。——這英雄邁邁的大汗遺體，便是埋葬在前述的伊金霍洛地方。這留給後人憑吊的只是在荒涼的沙漠中的兩個蒙古包。然而大汗之死并未影響到蒙古軍的馳騁歐亞。大汗之子窩闊台繼續着父志，依然向西方進軍。於是俄羅斯的莫斯科陷落了，蒙古軍由北歐轉入中南歐，以迄西班牙的邊境。這一枝生氣勃勃的遊牧民族，突然闖入歐洲，使歐洲的土著民族大起恐慌，他們

竟束手無策，一任元軍鉄騎的踐踏。光榮的戰績發揚了蒙古民族勇敢的精神，偉大的威力，使歐人稱曰：「黃禍」。

元軍的征伐路線起先是沿着現今的外蒙古新疆向中亞細亞發展，以迄歐洲，復折返小亞細亞至印度北部，建設了伊兒汗王國。在成吉思汗之世，雖曾兩度進軍金國，但均不得志而返；這直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才和南宋合力滅亡了金國，遷都燕京。

夜郎自大的日本

日本這個國家，自有史以來，因為孤懸海外，中國歷代皇帝雖然開闢了廣大疆域如漢武帝，唐太宗，但也未嘗用兵日本。不過偶爾日本派遣了使臣來中國朝貢，中國有時也派人前往宣慰，在隋唐時與日本來往極盛時，也不過是日本派來許多僧人學子到長安留學，襲取中國的文物。及至宋朝，由於中國海外貿易的發展，日本九州地方的土人，以商人的姿態，駕駛着海船到中國沿海一帶交易。然而中日的正式國交到了宋時疏遠了，反倒不如前一朝代——隋唐時代的頻仍。而日本來中國的商人，有時化作海盜，在沿海一帶出現，竟至搶劫！

這樣的若斷若續的中日關係，到了元朝竟而完全隔絕了。

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大元帝國，疆域的發展，至世祖（忽必烈）可謂已至絕頂。但是世

祖忘記了與中國一水相隔，位於太平洋中的島國日本嗎？不是。在當時已經有人對他說日本島上「異常豐富」，出產有奇異物品。然而世祖並不爲一時傳說，便輕啓兵端。他是想藉着高麗的通使，使日本降服。在中統元年世祖便封被質於元朝的高麗王世子王僉（後改名植）爲高麗王，遣之返國，作通日本的準備。至元元年高麗人趙彝等復上言日本可通，於是至元三年他便派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奉通好的國書前往日本。以高麗接近日本，故令高麗國王派人作嚮導同去。（見元史世祖本紀）黑的等奉着國書，向日本出發，先到了高麗。高麗國王便派遣樞密院副使宋君裴，禮部侍郎金贊等，作爲嚮導陪同前往。可是他們并未能到達日本，還未待上船，便被「大洋萬里，風濤蹴天」阻住了。於是黑的，殷弘偕着高麗嚮導宋君裴金贊回朝復命。（見元史世祖本紀）世祖對於此次派遣使臣去日本未得要領，深爲震怒。立時致書高麗王，責其不盡職責，敷衍了事。仍令黑的等爲使，至高麗，前往日本。

二次黑的等到了高麗，又未能即去日本，因爲高麗王王植對於使目的事情，頗爲猶豫。又有人上書黑的，請以歲月，以觀日本之來否，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其辭甚懇；所以黑的等在那裏遲延下去。最後，高麗王遣其起居舍人潘阜賈世祖書（即世祖賜日本書）和高麗王致日本國王書至日本，其書云：

「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日月所照，

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海東諸國，日本與高麗爲近鄰，典章政事，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險遠爲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起居舍人潘阜奉皇帝書前往。貴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報音，必厚待之。其實與否，既通而後，當可知矣。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惟貴國高酌焉。』（元史世祖本紀）

高麗王這封信的措辭，不能不說是極爲委婉溫和了，其衷心期盼日本與元朝通好之情，溢於言表；而世祖通好日本的本意，也爲之道出，可是潘阜等了日本，被太宰府羈留了五月，備受薄待，依然未得要領。日本對於世祖的璽書與高麗王的書信，都置而不答。這時是日本幕府北條時宗執政，對元的態度，甚爲驕傲。潘阜回高麗復命，高麗王王植又上書世祖，聲述未得要領云：

『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卽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并贄書及國贐，往諭其邊吏；不納；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又無報章。以故不得要領而還。』（元史世祖本紀）

世祖閱完了這封信之後，更爲震怒。日本傲慢鄰國使臣，的確不能使人忍受。他一方面詔令高麗造戰艦，準備軍糧，使都統領脫朵兒前往點閱，就近視察高麗日本的道路；一

面仍命黑的，般弘齋國書使日本，詔高麗道人導送，期於必達。

在元六年三月，黑的等同着高麗嚮導申思恮，陳子厚，潘阜等渡海往日本。可是到了日本對馬島，便被島民拒絕了。那日本島民的獯豸不遜，使元使甚爲憤怒。黑的見不能直達日本國內乃引導島民兩個，帶回元都北京。

這兩個島民，一個叫塔次郎，一個叫彌四郎。世祖欣然接見了他兩個，一點也未責罰日本拒絕國使的罪愆，反倒很高興的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尙矣。今欲爾國王來朝，非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世耳。」（元史世祖本紀）同時又勅使引導參觀宮殿城關之別。其後世祖又派人護送他們回國。可是跋扈的日本政府，不但未對世祖表示謝意，竟連片紙隻字，也未答復。護送者在日本的太宰府守護所等候多時，又不得不回國了。

但世祖對於日本，依然以容忍的態度處置之。至元七年冬十二月，又命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爲祕書監，充信國使，使日本。趙良弼的這次使日，是有準備，有計劃的去通好，不是從前那樣的漫然而行。趙良弼起身時，世祖擬派兵三千人，隨同前往，但趙良弼請辭了，願獨與書狀官六十四人，攜世祖致日本國書出發；但世祖畢竟派兵送抵高麗，使護送的兵員戍於南部通日本海港的全州，以爲聲援。

趙良弼去日本，和歷次使日的使臣一樣，先到高麗，領着高麗翻記官，乘着兩隻大

帆船，向日本海峽進發了。船行兩日夜，到了金津島。島上的日本人，看見使船到達，竟拿着槍刀環列海岸，準備攻殺趙良弼等。在元史趙良弼傳上這樣的寫着：

「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諭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諭以禮意。太宰府官蹣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錄本示之。復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

好了，我們讀了這一段歷史實錄，當作如何的感想呢？我們在這裏看出來日本人是如何輕視元帝，侮辱元使，而日本人的卑鄙無恥的行爲，畢露無遺。

日寇見恫嚇無效，便遣人把趙良弼送於對馬島。對於元帝通好之意，仍然無隻字奉答。不過日本太宰府守護官也恐開罪中國，乃遣彌四郎等十二人僞充使者，隨着趙良弼的書狀官張鐸到元都入朝。可是英明睿智的忽必烈大帝一看便知道這是僞充的使者。爲

了示以寬仁，並未加以處置，九日之後，便把彌四郎等送還日本。

在這裏有一事，應當特別提出，即駐於高麗金州護送趙良弼使日的元軍三千，日本政府曾提出要求撤退，云駐兵於日本國境接近處，他們的國民非常疑懼。這個我們可以想到九一八事變時日本藉口我們的東北駐軍威脅了南滿鐵路，有「危害帝國臣民」的意圖。蘆溝橋事變，日本復要求撤退華北駐軍，云威脅了日「滿」國境。器量狹小，生性狡詐的日本人，在七百年前，便這樣的恫嚇過蒙古民族。可是世祖對於這無理的要求，並未置答。

其後，趙良弼復由高麗到日本一次，擬到日本京都，但僅到金津太宰府，便被拒而還。趙良弼的使日，雖然未能把正本國書，授與日本政府，但常抄錄的副本到達了日京，經鎌倉幕府考慮之後，竟斷然拒絕。日寇之妄自尊大，目無元朝，輕視蒙古民族的態度，在那時已畢露無遺了。

飄忽迅速的行軍登岸

我們且着日本大橋順所著的「元寇紀略」罷：

「文永十一年（按日本文永十一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十月，元將忽敦，洪紫邱（按即俊奇）劉復亨與高麗將金方慶等率蒙古軍五千，高麗八千，戰船九